

春秋私考

春秋私考卷之十九

起癸丑宣公元年

盡庚申宣公八年

會稽季本考義

宣公

文公妾敬嬴之子名倭一名接在位十八年謚曰宣
母敬嬴薨在八年夫人齊姜娶在元年薨葬在襄二
年先儒以夫人爲穆姜非也辯見葬齊姜下

元年

癸丑

春王正月公即位

義與桓公即位同例見隱元年春王正月下

公子遂如齊逆女

胡康侯曰魯秉周禮喪未替年遣卿逆女何亟乎太子赤齊出也仲遂殺子赤而立宣公懼於見討故結昏於齊爲自安計越典禮以逆之如此其亟而不顧者必敬嬴仲遂請齊立接之始謀也其後滕文公定爲三年喪父兄百官皆不欲曰吾宗國魯先君莫之行也喪紀寔廢夫豈一朝一夕之故自文宣莫之行矣此所謂不待貶絕而罪惡見者也

三月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

姜氏齊姜也齊惠公女不稱氏程子以爲脫氏字是也○敬嬴欲結齊惠懼爲出姜所謀故喪娶其女如是之急也宣公雖敬嬴所生亦當在文四年娶出姜之次年至此約可十五歲耳而即爲冒喪娶婦可見其急○公羊傳曰遂不稱公子一事而再見者卒名也其稱婦有姑之辭也高閔氏曰稱婦姜見敬嬴妾也而姑之也

夏季孫行父如齊

胡康侯曰經書行父如齊而不言其故謂納賂請會者傳也經有不待傳而著者比事以觀斯得矣下書

公會齊侯于平州則知此會行父請之也又書齊人取齊西田則知其請蓋以賂也雖微傳其事著矣○行父魯之所謂賢大夫也公子遂弑赤而亦與之爲黨蓋與聞廢立之謀因之比周共事也然則行父之惡亞於仲遂者歟

晉放其大夫胥甲父于衛

胥氏甲父名胥臣之子晉卿也胡康侯曰放猶羈置毋去其所比於專殺者其罪薄乎云爾秦晉戰于河曲撓史驂之謀者趙穿也若討其不用命則當以穿爲首止治軍門之呼偕貶可也而獨放胥甲父則以

趙盾當國穿其族子而盾庇之也今按胡傳據左氏
說是也但河曲之戰晉將稱人則微者耳晉甲父當
其時必未爲大夫也至是晉靈漸長察河曲無功由
於撓史驍之事而有以晉甲父爲穿之黨也故但放
而不置之死姑以解說而已蓋晉靈於此已疑趙盾
矣○以趙穿之罪併歸晉甲父故不去大夫以爲軍
門之呼罪之小者弗治可也是時衛善於晉故放於
衛

公會齊侯于平州

平州齊地後漢志瑯琊陽都有平臺註云平州在縣

西杜元凱以爲在泰山牟縣西是蓋認牟臺爲牟縣也陽都註見閔二年齊人遷陽下牟註見宣九年取根牟下○胡康侯曰左氏曰會于平州以定公位魯宣公立踰年舉國臣子旣從之矣若之何位猶未定而有待於平州之會也春秋以來弑君篡國者已列於諸侯則不復致討夫篡弑之賊無所容於天地之間其罪不得赦也以列於會而不復討是率中國爲戎狄棄人類爲禽獸此仲尼所爲懼春秋所以作也汪克寬氏曰齊惠因逆得立故魯宣納賂求會雖然而從蓋同惡相濟耳特齊之強六足以庇魯故宣公

君臣殫意以固結之也

公子遂如齊

左氏傳曰如齊拜成胡康侯曰書以著其始終成就弑立之謀以戒後世人臣或內交宮禁以固其寵或外結藩鎮以爲之援至於殺生廢置皆出其手而人主不悟者其慮深矣

六月齊人取濟西田

魯之所與齊爭者濟西田也僖公時取之而文公事晉以求庇至此則以濟西田賂齊不復吝矣胡康侯曰魯人致賂以見討而書齊人取田者所以著齊罪

春秋討賊尤嚴於利其爲惡而助之者所以孤其黨
夫齊魯鄰國盟主之餘業也子惡弑出姜歸而宣公
立不能聲罪致討務寧魯亂首與之會是利其爲惡
而助之也經書取田舉法如此然後人知保義棄利
亂臣賊子孤立無徒而亂少弭矣

秋邾子來朝

文公時邾魯相讐魯所以不能下邾者邾恃齊也宣
公篡立而邾即首朝則以平公援魯而邾不敢與魯
抗耳然魯因齊得邾故終惠公之世不復讐邾矣趙
鵬飛氏曰邾舊雖附魯常屬于齊每視齊爲向背今

魯與齊好所以來朝相安十年

楚子鄭人侵陳 遂侵宋

楚子者莊王也鄭陳宋皆新城從晉之國也而鄭獨
改事楚矣○胡康侯曰鄭伯本以宋人弑君晉不能
討受賂而還以此罪晉爲不足與也遂受盟于楚今
乃附楚以亟病中國何義乎趙鵬飛氏曰楚莊天下
奸雄也前日滅庸首結秦巴以侵中國之西今日侵
陳侵宋又結鄭以侵中國之東未得秦巴則不及庸
未得鄭則不及陳宋必秦鄭旣服東西之勢合羽翼
之謀成而後趨中國耳陳傅良氏曰南北之勢於是

始也後十五年而宋楚平後五十年而晉趙武楚屈建同盟于宋諸夏之君分爲晉楚之從矣

晉趙盾帥師救陳

趙盾得政握兵久矣自當國以來未嘗少離君側蓋恐同列間之也今晉靈漸長察知趙盾專行於國外失諸侯之心以致鄭人從楚爲患故特使救陳以遠之此趙盾所以心懷疑懼寢起異謀而晉靈由此殆矣楚鄭之兵已移於宋而盾始救陳無及於事則兵遂卻回蓋本無救宋之事故經不書而盾志有他塞責遽歸不急於懷楚亦可知矣

宋公陳侯衛侯曹伯會晉師于棗林伐鄭

救陳者趙盾也以其將尊師衆故稱帥師以示師與大夫相敵之意然會則稱師者蓋一事再見則從畧之常詞也觀昭十一年楚棄疾帥師圍蔡而下書楚師滅蔡齊履謙氏所謂承上省文而稱師是已○棗林鄭地杜元凱曰滎陽宛陵縣東南有林鄉即水經注所謂林鄉在新鄭東北七十許里宛陵故城東南五十許里者是也地而後伐會而殊晉師見楚鄭時已退兵晉師至是聊以塞責而諸侯會焉然後伐鄭緩辭也盾爲身謀不知所急晉之威德不足以服鄭

入之心矣不半載而歸生舉大棘之師有由然哉○
宋陳衛曹皆與晉同盟新城之國也而許獨不預焉
志已向楚矣

冬晉趙穿帥師侵崇

崇即今西安府鄠縣在秦東約二百餘里秦與國也
左氏以爲晉欲求成於秦故侵崇此謀之迂者也迂
謀不可以有成盾必不爲也盾方見疑於君常欲居
中自固以穿爲族子可以託心腹也故以兵權付之
代已使立功於秦以雪積憤而以晉侵崇始焉不過
撓掠之計耳非策之善者也原其本意但欲兵柄掌

於私人耳雖無功而得罪固已先有跋扈之心矣弒
逆之變其端不在此歟趙鵬飛氏曰穿盾之黨也崇
秦之與國也穿見盾主諸侯而已無寸功以爲秦於
晉世讐也於是帥師侵崇蓋無事生釁以立己功媚
盾而固其寵焉

晉人宋人伐鄭

晉初未嘗救宋而蔡林之伐又無功故與宋人復伐
鄭聊以係宋之心而不知速宋之禍也吳澂氏曰蔡
林之會晉合四國以伐鄭而無功故至於再伐不復
可致三國伐鄭者爲宋也故獨與宋連兵

二年寅

春王二月壬子宋華元帥師及鄭公子歸生帥師戰于大棘宋師敗績獲宋華元

左氏稱公子歸生受命于楚以伐宋是時鄭方從楚其受楚命信矣但伐宋不書則未必致伐耳例見僖十五年戰韓下大棘宋地杜元凱以爲陳留襄邑南按其地在今歸德州寧陵縣西南七十里書敗獲例見僖元年公子友敗莒獲莒奪下華元華督之魯孫宋卿也○鄭歸生帥師伐宋報復之兵也而聽於楚命不義甚矣宋華元不能反己息爭而輕與之戰至

於喪師辱身豈爲善謀國哉

秦師伐晉

秦師報侵崇是穿之啓釁也而靈公疑其掌兵爲趙盾用私人矣此盾之所以動於惡而假穿以行弑歟○趙鵬飛氏曰秦晉自河曲之戰于今七年無疆場之虞蓋亦厭戰爾趙穿無釁而侵崇秦於是報怨之師穿之罪不勝誅矣

夏晉人宋人衛人陳人侵鄭

此四國之微者也鄭人受命於楚與師以暴上公之國而獲其正卿其罪著矣晉爲霸國不能大合諸侯

伸大義以聲鄭罪乃以四國微者侵掠而還蓋是時趙盾方以失諸侯見疑於君故姑爲此盜賊之計以塞責耳趙鵬飛氏謂趙盾塞宋之請姑爲黽勉之行侵鄭而已此說得之

秋九月乙丑晉趙盾弑其君夷臯

此趙穿弑君也而春秋以趙盾當首惡者穿之弑盾實主之也說見元年趙穿侵崇及二年秦人伐晉下

○春秋時凡弑君未有自言弑者雖其史

上引多說
權臣而不以

實書此春秋所以作也左氏所載靈公不君之事皆爲盾文奸也而董狐斷獄之言亦不切於事實假令

果有直筆如狐者則以看之。予讀得政之初即殺陽處父先都士殺箕鄭父諸卿使威權盡出於已而後已豈有既弑靈公之後反能容一董狐哉太史書崔杼之事亦不然崔杼果殺二史春秋當特書以彰史氏之賢如紀叔姬以賢得書卒葬之例而畧不一見則南史執簡以徃亦似無其事也雖有之則或私爲野史之人未必面忤奸臣者也左氏好紀異聞以誇人耳故語董狐告胥之事若面斥然不知弑君之賊豈復可畏以名義者乎故凡春秋書弑悉非國史之舊也晉之乘楚之檮杌皆賢者所爲蓋有直書其事

者而聖人周流列國通交賢士大夫則又有以考得其實矣故於外事禮可無諱必加弑於首惡之人而文奸之言悉從刪削彼雖欲蓋而不可得焉故曰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靈公夷臯弑季父黑鬻文公之庶子也代立是爲成公

冬十月乙亥天王崩

匡王崩弟瑜嗣是爲定王

三年卯

春王正月郊牛之口傷改卜牛牛死乃不郊○三望

詳見僖三十一年及成七年不郊三望下

葬匡王

胡康侯曰四月而葬王室不君其禮畧也微者往會
魯侯不臣其情慢也

楚子伐陸渾之戎

陸渾戎名姓故城在今河南府嵩縣北三十里詳見
僖三十三年晉及姜戎敗秦于殽下○陸渾南近於
楚故楚伐之欲使服已也左氏載楚子至雒觀兵之
事於經無可見未必得實雖有之亦或偶然泛問而
遂撰爲王孫滿拒楚之詞其詞雖勝而亦近於浮誇
矣

夏楚人侵鄭

左氏傳曰鄭即晉故也今按趙盾既弑靈公則事權一威令行而鄭亦從晉矣不必晉侯伐鄭而鄭及晉平也傳載此事而經不書則不可以爲實矣

秋赤狄侵齊

赤狄隗姓別爲一種隗俗尚赤衣者也在山西潞州以北而東界黎城即古黎侯國也其種有潞氏甲氏留吁懷地相連者也赤狄距齊甚遠而連年侵至其國未有不由狄境而往者然而狄不爲規蓋自叔孫得臣敗狄于鹹之後狄勢稍衰而赤狄浸強則取道

於狄而無忌矣害及於遠則近國懷疑固晉之所憂也特以無覺可乘耳其後鄆舒爲亂而赤狄遂爲晉滅有以哉

宋師圍曹

按左氏宋武氏之族道昭公子將奉司城湏以作亂文公殺母弟湏及昭公子使戴桓之族攻武氏盡逐武穆之族武穆之族以曹師伐宋宋師圍曹報武氏之亂也夫昭公子不知其名足錄與否姑置勿論若司城湏則國卿也又文公之母弟因亂以殺所繫不小而曹師伐宋正宋師圍曹之所起繫於法不應不

書而經皆削去此何足以著其實乎且以時世考之
昭公在位威權盡制於華氏殺大夫殺司馬又逐司
城而華耦代爲司馬華元主爲右師是戴族之力足
以鼓國人弑昭公矣其氣焰何如也曹以小國近與
宋鄰夫豈不知而敢爲武穆伐宋邪此事理之所無
者也然則宋師圍曹必不爲武穆之亂矣蓋晉宋陳
衛曹同會裴林以伐鄭者也及華元見獲於大棘戴
族之耻也故尋裴林舊好以侵鄭正以雪此耻也晉
宋衛陳皆行曹獨畏楚不出此宋華氏之所以深怒
也然楚勢方張懼曹與鄭合而啓楚釁也故久而未

報至是鄭即晉而楚侵之宋乃乘間圍曹耳

冬十月丙戌鄭伯蘭卒

鄭穆公蘭卒子夷嗣是爲靈公

葬鄭穆公

葬速例見桓十一年葬鄭莊公下鄭穆公卒未餘月而葬則以靈公欲定其位而汲汲於治喪也蓋公子歸生意蘊於其弟襄公亦可見矣不然何以甫及九月而靈公即見弑乎

四年

丙辰

春王正月公及齊侯平莒及郕莒人不肯公伐莒取

向

張洽氏曰郟已姓國秦有郟郡漢屬東海郡故城按
郟在莒之南沂之東其水西則界於邾之沂西田也
今爲郟城縣屬兗州府沂州向本小國後爲莒附庸
實邑之矣然而經無降取之文者蓋向自服於莒非
莒用兵而得也凡不待用兵而自服者恒不書餘見
桓十六年城向下○郟莒壤地相連故有隙戴溪氏
曰莒大而郟小故平莒爲難平郟爲易郟之於魯有
伯姬之親故宣公主乎是平莒而莒傲然不顧故宣
公不勝其忿伐莒而取向高閔氏曰莒郟相怨而郟

乃魯婚姻之國公欲爲郊平莒而挾齊以爲重公之義不足以服莒之心莒所以不肯也肯者心以爲然而從之也不知自反而取邑於人亦已甚矣公旣無以得莒後書郊伯姬來歸則郊亦不能固其好也

秦伯稻卒

秦共公稻卒子產嗣是爲桓公

夏六月乙酉鄭公子歸生弑其君夷

靈公夷弑而弟堅嗣是爲襄公○歸生自大棘戰勝必恃功驕恣而見疑於嗣君者也故假手於公子朱以弑之而歸生實造此謀故以歸生主弑與趙盾同

吳澣氏曰左傳所載事蹟猥陋疑不可信蓋歸生貴戚之卿秉國重權嗣君新立必有所不獲於其君者因宋之有邪謀陽爲畜老憚殺之言陰實假手於宋以除其君此亂臣之首而宋特其從也趙鵬飛氏曰左氏載食黿之事其跡甚誣世豈有一饑之隙而弑君哉

赤狄侵齊

高閔氏曰以齊之強而連年爲狄所侵則惠公之無政可知矣

秋公如齊 公至自齊

宣公此年如齊謹於事惠公也然每行必飲至不知何所喜耶

冬楚子伐鄭

前年楚侵鄭不獲成故復伐其君親行故稱子聲罪致討故曰伐其實止爭中國非爲討賊也○張洽氏曰楚自去年至十年侵伐鄭者凡五至十一年盟鄭辰陵而鄭又微事晉於是明年圍鄭遂敗晉于邲而後鄭服楚晉之不振有自來矣餘見五年楚人伐鄭下

五年

丁巳

春秋左傳卷之二十一
魯哀公二十二年
春公如齊

夏公至自齊

秋九月齊高固來逆子叔姬

子叔姬文公少女蓋邾伯姬之妹也趙伯循以爲時君之女故加子字以別姑姊妹非也宣公娶於即位之後至是終五年耳安得即有此及笄稱字之女乎例互見文十二年子叔姬卒及十四年齊人執子叔姬下高氏固名高僎之曾孫齊之世卿也齊大夫自僎公以來舍國歸父少有行事於魯者至是而固親自來逆蓋固方當國用事而得請於君耳公之如齊

高固請叔姬焉公必不欲故高固親來強公必許如
楚子圍之逆鄭公孫段氏也詳見莊二十七年莒慶
逆叔姬下胡康侯曰宣公以魯國周公之後逼於高
固請婚其女強委禽焉而不能止惟不知以禮爲守
身之幹是以得此辱也

叔孫得臣卒

事必繫日策書常體况春秋魯史內大夫卒豈有不
知日者卒而不日之例三傳說皆牽強惟胡康侯恩
禮疎薄之云庶幾爲近而發明未盡故得臣之卒遂
不可通以今考之蓋得臣不卒於位也凡卿大夫卒

於位則書日以其討喪也不卒於位則不書日以其
不討喪也春秋之初官人未世故卿大夫猶有去其
位者此公子益師無駭與挾所以卒不書日也猶書
卒者卿大夫君之暇肱恤典有加焉故耳其他如公
子翬爲桓弑隱而桓公竟黜遠之卒不在位而恩禮
亦不加焉則併其卒而不書矣此可見春秋之初君
猶得以制其臣而恤典亦不濫施也自後三桓當國
遂以世官而卿大夫鮮有不卒於位者矣故皆書日
得臣於宣公有援立之功何以不卒於位乎蓋欲廢
子赤者魯大夫之同情也豈獨得臣從仲遂之謀哉

而弑君之事則仲遂之所專主耳得臣必有悔焉而棄官以去故與仲遂知齊之後竟不經見否則近在君所卒何以不書日耶

冬齊高固及子叔姬來

左氏傳曰反馬也胡康侯曰禮嫁女留其送馬及廟見成婦遣使反馬則高固親來非禮也啖叔佐曰大夫非公事與妻出境非禮也○今按娶非本國無歸寧之禮高固權臣舍君事而從婦歸寧無忌憚甚矣歸寧禮說見莊二十七年杞伯姬來下

楚人伐鄭

楚稱人將卑師少也左氏以爲楚子誤矣荀林父救鄭之說亦經所無不足信也黃震氏曰鄭三年三被兵不爲楚屈而晉不能死之是也餘見四年楚子伐鄭下

六年

戊午

春晉趙盾衛孫免侵陳

孫氏免名衛卿蓋良夫之族左氏傳曰晉衛侵陳陳即楚故也夫陳人從楚不能反躬自治而輒加之兵趙盾旣失招徠之道矣又不能大合諸侯振中國之威僅與孫免侵掠而還則大義不足以畏懾強楚矣

小國何所恃哉奚怪其待盟二境以待強者而庇民也趙鵬飛氏曰晉楚爭陳自此始

夏四月

秋八月螽

胡康侯曰先是公伐莒取向後晉如齊伐萊軍旅數起賦歛既繁戾氣應之矣黃震氏曰書災也

冬十月

七年

紀未

春衛侯使孫良夫來盟

孫良夫衛卿是爲桓子與孫免同族來盟例見桓十

四年鄭語來盟下不稱使例見成八年公孫壽納幣
下此晉人致魯之術也趙鵬飛氏曰魯宣以援立之
賜事齊而外晉晉成將求諸侯以與霸業惟衛久睦
於晉凡伐宋鄭侵鄭侵陳無役不從而魯宣未嘗與
今晉將爲黑壤之盟故佯衛求魯結盟以示信

夏公會齊侯伐萊

萊子爵國杜元凱以爲東萊黃縣今山東登州府黃
縣東南二十五里有故黃是萊子國也○黃震氏曰
萊東夷之國近於齊故伐之魯爲齊役故助其虐

秋公至自伐萊

以其險遠得歸爲幸而飲至也

大旱

秋者午未申之月也大旱者亢陽爲虐害及於物也
春秋之中凡大雩書秋書冬舉一時者一雩不雨而
至於三月皆雩也三月皆雩則大旱矣而皆不書旱
因雩以見之耳此獨以大旱書者不雩故也公羊子
曰大雩者旱祭也言雩則旱見言旱則雩不見是已
宣公以六月方爲龍見之雩故秋旱不復再雩是愛
牲樂怠而無恤民憂國之心也昔宣王遇災靡神不
舉則因旱而雩者豈禮之所得廢哉此與僖二十一

年大旱意畧不同

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于黑壤

黑壤晉地杜元凱以爲一名黃父非也說見昭二十五年會黃父下○家鉉翁氏曰晉自新城以來君修而臣專政亂於內威震於外霸權盡削諸侯離散楚行師中原而不敢問齊崛起東夏而無所忌成公新立合四國之君以爲此會鄭會楚而從晉再會于扈諸侯皆序廢幾中國之猶有霸也○左氏所稱黃父之盟春秋不書當是無此事也但晉人止公之事或宜有之蓋待公備禮而後得復雖謂之賂免可也觀

公父而後至至而不從從晉會意可見矣晉政在私門而德不足以服諸侯有如此夫若曰盟于黃父而公不與盟則於法當如平丘之特書豈得妄生諱義哉

八年轉

春公至自會

晏斂氏曰宣公篡立自疑而不敢會晉衛欲爲晉致魯故去春使良夫來盟而後去冬公與黑壤之會縱使無左氏所記止公之辱亦必懷疑而自危而自退不敢如晉矣

夏六月公子遂如齊至黃乃復

黃註見桓十七年盟黃下杜元凱曰齊地○胡康侯曰至黃乃復墮君命也有疾亦不復可乎大夫以君命出聞喪徐行而不返未致事而死以尸將事楚伐吳陳侯使公孫貞子往弔及良而卒將以尸入吳人辭焉上介芊尹蓋曰寡君使蓋備使弔君之下吏無祿使人逢天之感大命隕墜絕世于良廢日供積一日遷次今君命逆使人曰無以尸造于門是我寡君之命委于草莽也無乃不可乎吳人不敢辭君子以爲知禮乃者無其上之辭其曰復事未畢也

卒已有事于太廟 仲遂卒于垂

有事告祭也詳見廟制考義仲遂卒稱字說見僖十六年公子季友卒下李庶氏曰仲遂稱仲正與季友稱季同友上書公子而遂不稱公子者蒙上文也○垂魯地杜氏以爲齊地非也蓋仲遂之卒與有事太廟同日必境內之地訃可及者若在齊地則訃必後於卒期其書法當如士句侵齊至穀先書齊侯環卒後書聞齊侯卒乃還之例先儒不察遂附會魯大夫卒其境內則不書地之說豈不誤乎有事大廟重喪可以不訃而仲遂之卒訃不敢後期者以其有寵於

宣公也大夫卒境內書地例見成十七年嬰齊卒于
鯉服下

壬午猶繹萬入去籥

穀梁子曰繹者祭之旦日之享賓也朱仲晦曰古者
宗廟之祭有尸既祭之明日則暖其祭食以燕爲尸
之人竊意此蓋孝子不忍死其親而復以賓禮燕送
耳賓尸在堂然爾雅曰繹又祭也家語曰繹祭於枋
在廟門之西則復求神於外而告以尸歸之意也○
萬舞者文武二舞之總名文執羽籥武執干戚以干
羽之舞起於有虞氏征苗之師故謂之萬何休氏曰

象武王以萬人定天下此據周而言耳凡舞入廟必

先文後武

去篇者以文舞言也舉舞之總名故曰萬入舞者吹簫以先之然後樂大合而以舞

終焉

篇不先則樂不作可知否則去篇何義哉此與昭公時篇入而去樂者同但此言去篇後則以仲遂

卒不當

謂篇為重而彼則叔弓卒於篇入之後正當次篇之時其文所以異施耳齊履謙氏曰

萬武舞篇文舞萬入去篇樂不盡去也去樂卒事則

去矣此說非也

餘詳見昭十五年叔弓卒下○胡康侯曰猶

者可已之詞禮大夫卒當祭則不告終事而聞則不

繹不告者盡肅敬之誠於宗廟不繹者全始終之恩

於臣子今仲遂國卿也卒而猶繹則失寵遇大臣之

禮矣聖人書此存君臣之義也

戊子夫人嬴氏薨

此敬嬴也文公之妾宣公之母自成風以僖公妾母立爲夫人得以夫人禮薨葬其後皆以僭禮爲常矣故啖叔佐曰成風以後妾母皆僭用夫人禮

晉師白狄伐秦

白狄別爲一種俗尚白衣者也在西河秦晉之間故秦晉相攻皆連白狄成十三年左傳載晉呂相絕秦書云白狄及君同州則白狄與秦相近當在晉西趙鵬飛所謂介秦晉之間者也史記亦載晉文公懷戎翟居于河西圖洛之間圖今之神木縣洛今之洛川

縣皆屬延安府蓋延綏散鄜諸州悉其地也○此趙
盾當國之事也結白狄以伐秦而秦自此不敢加兵
於晉者七年於憤泄矣然必於報怨而不顧自傷其
類尚爲能善其後乎

楚人滅舒蓼

舒蓼詳見僖三年徐人取舒下張洽氏曰此如舒鳩
舒庸蓋群舒別種非二國也文公時楚人圍巢群舒
俱已服楚今必因其叛者而滅之其未叛者猶存也
楚自文公以來吞併近鄰小國殆盡至是又滅舒蓼
其勢益強然後入陳圍鄭滅蕭伐宋恣行而莫能禦

春秋左傳卷之二十一
齊宣公八年
矣趙鵬飛氏曰舒蓋楚之黨而逼近中國舒滅則中國失南門矣

秋七月甲子日有食之既

冬十月己丑葬我小君敬嬴

敬謚嬴姓胡康侯曰成風薨以夫人葬以小君將祔于廟而始有二夫人敬嬴亦薨以夫人葬以小君使祔于廟而於宣公元年即以所逆穆姜婦之曰婦有姑之辭見敬嬴遂以子貴亟立爲夫人也僖公享國八年然後致成風而敬嬴之亟也魯君臣之貴可知矣

雨不克葬庚寅日中而克葬

孫明復曰雨不克葬譏無備也凡喪浴于中當飯于牖下小飲于戶內大飲于阼階殯于客位袒于庭葬于墓所以即遠也葬既有日不爲雨止且經言己丑葬我小君敬嬴雨不克葬是己丑之日喪旣行而遇雨也且雨之遲久不可得而知設若浹日彌月其可停柩路次不行乎按禮平旦而葬日中而虞此言庚寅日中而克葬葬之無備可知也今按有備而可以葬則葬爲合禮其或雨甚水至不可即工則何必急於葬以安不懷之咎哉孝子之心必誠必信弗之有

悔焉耳○趙鵬飛氏曰或謂嬴氏殺嫡立庶天譴故兩不克葬此附會之說耳葬定公亦兩不克葬豈亦天譴耶嬴氏之惡不重於文姜而文姜之葬不兩豈天亦私文姜耶其說不根甚矣

城平陽

平陽漢泰山郡東平陽也隋改今新泰縣見水經洙水注蓋平陽在魯北鄙近於根牟城之以爲偪根牟計也是時魯與齊睦非爲備齊而去晉甚遠晉兵未有加魯者且備之亦當在西南境上也李蘆氏以爲備晉失之矣

楚師伐陳

高閔氏曰陳以晉衛見侵復棄楚而從晉故楚以爲討然晉不能救陳陳遂復即楚

春秋私考卷之十九終

春秋私考卷之二十

起辛酉宣公九年

盡甲子宣公十二年

會稽季本考義

九年醉

春王正月公如齊 公不至自齊

夏仲孫蔑如京師

仲孫蔑公子慶父之孫公孫敖之子也是爲孟獻子
慶父者莊公之庶兄故爲孟氏以庶長不可先嫡而
字曰仲其後因氏仲孫○仲孫蔑魯之賢大夫也見

魯專事齊而於周貢獻常闕故請如京師此當時之所僅見也然魯使之往自卿大夫以上不免於燕賜有加非周人之所欲也况自文十年及蘇子盟女栗之後疑魯之貢獻皆主臣受之於魯而致之王以爲私殖之計故不欲貴卿往而以微者行其名姓不登史冊而魯卿之如京師者鮮矣不然魯之於周有歷一君數十年而未嘗有如京師者豈禮也哉左氏於此乃曰王使來徵聘豈亦不察於此乎

齊侯伐萊

許翰氏曰赤狄北侵齊不敢報萊不伐齊而齊亟伐

之可以觀惠公畏強凌弱矣李蘄氏曰東萊有萊山從齊之小國也齊自七年會魯伐之今年又自伐之卒於襄六年而滅之矣

秋取根牟

根牟小國應劭以爲附庸也若附於魯則不必取矣附於他國安有不爭者哉其爲小國也明矣漢爲泰山郡牟縣今泰安新泰之東嬴博之間牟汶出焉者卽其西境也顏師古曰桓十五年牟人來朝卽此是以爲牟子國也則非矣蓋牟子城在今登州府福山縣西北三十里漢爲東萊郡東牟而距根牟遠矣魯

越齊萊之境而往取之一千五百里而遙勢之所不
便也且根牟與牟異名顏說誤也或根牟乃牟支庶
所分而別爲一國如小邾之於邾則不可知耳夫根
牟在魯東北界者也杜元凱以爲根牟魯東界瑯琊
郡陽都有牟鄉乃因漢志於陽都之下載有牟臺之
言故謂牟縣在此蓋陽都屬瑯琊牟屬泰山求之水
源限隰山谷是以各分所隸豈根牟界居其間水西
流出魯北界者爲牟汶其東境入陽都界者爲牟縣
歟故牟臺牟鄉之名遂因牟縣而沿及陽都之境矣
至鄭漁仲又以根牟爲都安丘則又以隋嘗於此置

牟山縣而誤也苟盡信舊文則其義有不可通耳詳見閔二年齊人遷陽及定十年齊人歸龜陰田下○根牟蓋屬魯小國而北界於齊必困於強令而悖慢不共者也是時齊方善魯故聽魯取夫小國有闕則亦彌縫之而綏以文德斯可矣必欲邑之而盡收其租稅以入於已此何義乎故取者收奪之名也義與成六年取鄆同

八月滕子卒

此滕昭公也史佚其名卒不書日不計喪也其書卒魯往弔也滕自桓二年來朝遂屬於魯至莊十六年

又從宋宋襄公不道滕又從魯及執嬰齊而滕復從
宋爲人所屬如附庸然故桓莊僖閔文五公之間滕
不敢以諸侯禮齒於大國喪俱不訃而魯人亦絕無
弔葬之禮及之至是滕不訃喪而魯往弔焉何耶蓋
文十二年滕昭公以宋不足恃而來朝魯故魯人因
其喪而弔恤之而宋師相繼圍伐矣餘見成十六年
滕子卒下○滕昭公卒子壽嗣是爲文公

九月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會于扈 晉荀林父帥
師伐陳

荀氏荀息之後林父名晉卿也是爲桓子以其嘗將

中行故又爲中行伯而氏曰中行餘見定十三年荀
寅叛下○左氏傳曰會于扈計不睦也胡康侯曰會
于扈以待陳而陳侯不會然後林父伐之經書林父
帥師則諸侯之師不預可知而以爲林父燕將誤矣
凡列國統於一將者皆書某人某人如隱公十年翬
帥師會齊人鄭人伐宋是也則此安得爲林父以諸
侯之師哉趙鵬飛氏曰陳蓋以晉不足依而從楚然
鄭尤逼於楚而一心事晉亦足以安陳歸中國豈不
得爲鄭乎黃震氏曰晉自靈公不能繼文襄之業中
國無與主盟會皆出大夫至成公方會諸侯于黑壤

又會于扈中國賴之

辛酉晉侯黑臀卒于扈

晉成公黑臀卒子孺嗣是爲景公○汪克寬氏曰諸侯卒于師曰師曹伯廬及負芻是也卒于會曰會杞伯成是也于他國則如許男甯蔡侯東國卒于楚吳子遏卒于巢是也于封內則如鄭伯髡頑卒于鄆宋公佐卒于曲棘是也晉成公不言卒于會蓋會禮已畢故不言會爾

冬十月癸酉衛侯鄭卒

衛成公鄭卒子速嗣是爲穆公○衛成公初年向楚

失國出奔君臣交訟兄弟相殘此孔子所謂邦無道之時而寧俞以沉晦全其身者也及復國以來帝丘再造抑狄抗晉國勢浸興境內旣安息爭脩睦自伐沈之後以至於終身諸侯之事無役不從此皆用寧俞之效也於是爲邦有道矣孰謂衛成公非賢君哉餘互見僖三十一年衛遷帝丘下○胡康侯曰晉成公何以不葬魯不會也衛成公何以不葬亦魯不會也衛成事晉甚謹而魯宣公獨深向齊衛故爲晉致魯故謀黑壤之會而特使孫良夫來盟以定之也及會于黑壤而晉人止公賂然後免是以邕之會皆前

曰諸侯而魯獨不往二國繼以喪訃亦皆不會此所謂無其事而闕其文者也書卒而以私怨棄禮忘親其罪見矣

宋人圍滕

文十二年滕昭公背宋而朝魯宋人內有國亂外有楚兵故不暇討至是昭公卒乃因其喪而圍之兵加小國用將卑而出師少故稱人宋人伐喪不仁非禮豈待貶而後見哉然魯坐視不救有負於滕其不義亦甚焉滕人被圍終不屈服以致明年宋師再伐亦見其善於守國矣自是以後國日強而諸侯日親至

孟子時謂其猶可以爲善國其基不立於此乎

楚子伐鄭 晉卻缺帥師救鄭

黃裳氏曰晉成方卒楚乘隙而伐鄭晉景方立而未
能霸雖卻缺救之不能得鄭是以十一年長陵之盟
鄭子良曰晉楚不務德而兵爭與其來者可也乃從
楚○楚之伐鄭或稱人或稱爵先儒以人爲罪之爵
爲與之則例有難盡通者不得不由爲之說矣殊不
知微者稱人君將稱子例之常也至於救與不救乃
皆紀實聖人豈容以己意加筆削於其間乎

陳殺其大夫洩冶

洩氏也鄭大夫有洩駕亦以洩爲氏治名也稱氏稱名則爲卿矣○陳靈公淫於夏姬而寵任其子徵舒此致亂之道也洩冶直諫不能用而反殺之不君甚矣其殺之必加之罪而蔽以國法故稱國以殺然罪以私加非正刑也故不去其大夫而靈公之所以不保其身者已兆於此矣

十年

壬戌

春公如齊 公至自齊

齊人歸我濟西田

胡康侯曰宣公於齊順其所欲旣以女妻其臣又以

兵會伐萊之舉又每歲往朝于齊廷雖諸侯事天子
無是禮也故惠公悅其能順事已而以所取濟西田
歸之也○濟西田即今鄆范二縣之地蓋齊魯之所
互爭僖三十一年魯既取之而宣二年又爲齊取者
也今齊與魯厚故中分以與魯范近於齊則齊有之
鄆近於魯則以歸魯田之分屬於魯者謂之我濟西
田齊履謙曰我者對彼之稱濟西之田魯不盡有者
是也何以知鄆之屬魯邪蓋鄆即成四年所城之邑
則知其當分於魯也自莊公以來爭斯田亦久矣但
疆場之民自相據奪雖有爭訟而國不與力焉故未

取濟西之前不見於經耳詳見僖三十一年取濟西田下

夏四月丙辰日有食之

己巳齊侯元卒

齊惠公元卒子無野嗣是爲頃公

齊崔氏出奔衛

崔氏食邑於崔出自丁公至崔杼九世矣是歲至襄二十五年崔杼弑君凡五十一年則此時杼雖嗣立必方弱冠其父崔天以前俱無經見雖亦世家要非當國用事之臣未有大罪可逐者也必以惠公繼諸

兄而立群從不能無爭崔氏於立君之際意有不同而高國則擁立頃公懼其逼己所以逐之耳故穀梁子曰氏者舉族而出之之辭也舉族可出其無根據難除之勢可知矣蓋齊大夫自魯僖公以來少有行事於魯者惟國歸父一見至宣公而高固國佐相繼親來可以見高國之權方盛而崔氏尚未得專也果以崔杼爲奸而早辨之未爲不可舉族而盡去之豈所以安巨室之心哉至成公末年出高無咎連及國佐而崔杼以慶氏之黨復歸其國亦非如藥盈之以宗強而入曲沃也權寵相傾習以成俗而欲不怙勢

作威難矣此崔氏之歸所以不可復制也故爲國者不能以道脩身爲取人之則其何能使人臣盡忠不貳哉崔氏之奔雖由高國所嫉然悻悻怒見於色而盡舉其族窮日之力以去亦非人臣之義也故書奔以罪之奔而復歸何以不書蓋竊歸也凡大夫去國託於私黨而竊歸者恒不書○或曰氏當作大蓋字之誤也於義爲順

公如齊

五月公至自齊

杜元凱曰公親奔喪非禮也汪克寬氏曰公如齊止

此

蔡已陳夏徵舒弑其君平國

夏氏徵舒名稱氏稱名則國卿也凡臣之於君非有所逼豈肯遽加弑哉徵舒負恃君寵積久致疑懼禍及身故志於弑苟非威權重而勢力強則必不敢輕動動亦安能免於國人之誅哉耶徵舒弑靈公而成公午以子嗣立猶不能討焉則徵舒必巨族權臣才智足以服國人而非稚弱可知矣靈公通徵舒之母其事不可謂無但左傳所云靈公與孔寧儀行父褻相服相戲於朝而譴徵舒皆委巷兒戲之言不足道

也靈公寵微舒常至其室羣臣就之決事因與飲焉
宜有之矣觀株林之詩則見靈公時駕乘馬說株林
以朝食於夏氏信矣然言乘馬則非微行也言朝食
則非夜聚也其適株林未必盡由夏姬而夏南之從
則國政委焉有術以致其君故也亂臣賊子之動於
惡安有不由專權生亂者哉

六月宋師伐滕

宋昭公爲弑君者所立滕人以其不足恃而棄之乃
宋已德有關所當自反者也去年圍之不服今又用
大衆以伐之何義乎宋本以滕事魯故起兵爭左氏

以爲滕人事晉而不事宋其亦不考於滕背宋事魯之本末矣自是宋有楚患亦不能爭而滕之事魯終春秋之世云宋之盟叔孫豹曰滕宋私也成周之城宋仲幾曰滕吾役也此皆左氏之見與經文不合者也餘見九年并成十六年滕子卒下

公孫歸父如齊

歸父字子家其後爲子家氏胡康侯曰歸父仲遂之子貴而有寵宣公深德齊侯之能定其位而又以齊西田歸之也故生則傾身以事之而不辭於屈辱沒則親往奔喪而使貴卿會其葬

葬齊惠公

齊惠公卒三月耳而葬太速者必以孝昭懿惠兄弟相及國內群從有爭也觀崔氏見逐於君終之際而嗣子稱侯於未踰年之前則必有故而倉卒即位以治喪矣義與成四年鄭襄葬速同未踰年即位例見隱元年春王正月下速葬例見桓十一年葬鄭莊公下

晉人宋人衛人曹人伐鄭

四國稱人將卑師少也黃震氏曰前日楚子伐鄭卻缺之救不能得鄭故鄭服于楚而晉又伐之胡康侯

曰鄭居大國之間從於強令豈其罪乎不能以德鎮撫而用力爭之是謂五十步笑百步庸何愈於楚

秋天王使王季子來聘

王季子王之母弟也以其已仕故不稱弟然亦當稱王子季也誤倒季字於子上如王子札之爲王札子耳果如王季子之云則似今王少子之稱然而定王嗣位至此纔八年未必卽有少子能奉使也而况稱子以字其義何居耶季字也已爲大夫故稱字左氏指王季子爲劉康公則又因成王以王季之子食采於劉而訛傳耳故凡諸說有不可通者以理斷之而

已矣例見襄三十年窮倭夫下○自宰周公以來無有聘者則諸侯猶守桓文貢獻之制而不煩王聘也至是始復見焉豈以貢獻常數多有所逋而假聘以徵之耶此與文十年及蘇子盟于女栗事有相關義可互見然自是贈遺禮薄王命不足爲輕重而王亦不復遣使於諸侯矣○胡康侯曰王有時聘以結諸侯之好禮也宣公享國至是十年不朝于周而比年朝齊不奔王喪而奔齊侯喪不遣貴卿會匡王葬而使歸父會齊侯之葬縱未舉法勿聘焉猶可也而使王季子來王靈益不振矣

公孫歸父帥師伐邾取繹

元年邾雖朝魯然亦恃齊爲安而魯不得志焉故今
惠公卒而歸父即往伐之凌弱暴寡之兵也○繹邾
邑之近魯者杜元凱曰魯國鄒縣北有繹山考之一
統志繹山在鄒縣東南二十五里以爲邾文公卜遷
於繹處則爲邾都當距魯稍遠而不可以爲北繹矣
故鄭漁仲曰邾魯之間繹山多矣邾文公遷繹是邾
都也非北繹也

大水

張洽氏曰陰盛陽微夷狄乘釁之微家鉉翁氏曰宣

即位以來六年蝨七年大旱今復大水咎徵頻仍未
有甚於此時旱而書大水而書大以變常書也

季孫行父如齊

行父如齊賀嗣君也夫齊惠公亦爲弑君者所立身
有瑕矣魯何以事之甚謹乎蓋齊人之弑猶足自文
而宣公篡立則齊實預知其臣事終身亦始謀所許
也故惠公雖沒而禮猶不廢雖頃公得國倉卒未寧
而行父亦先往賀躬負不義故不免於畏人亦其同
惡相好而不知愧歟

季公孫歸父如齊

頃公之立季孫亟行則歸父可以已矣而即繼往者
左氏曰伐邾故也蓋魯因齊而得邾者也惠公卒而
即伐之以取其邑則足以取怒於齊矣故懼邾之愬
而先往說焉明年歸父會齊伐莒其亦因是始謀而
許與爲役歟中國無盟主而強鄰朋比以凌弱則小
國何恃以安靖已哉

齊侯使國佐來聘

國佐國歸父之子齊之貴卿也宣公時魯君臣事齊
甚謹而絕無一使報聘今國佐親來豈特爲行父之
賀嗣君哉蓋齊頃公之立亦因嗣子有爭國中未靖

而高固既逐崔氏亦恐其愬於諸侯也故其禮獨異以固魯交耳自此魯使不復如齊豈亦有以徵見其情實歟○稱侯說見六月葬齊惠公下

饑

義見十五年饑下

楚子伐鄭

鄭從晉則楚又伐之矣左氏以為晉士會救鄭經無其文則是附會之說也義見九年楚子伐鄭下○呂祖謙氏曰自宣四年以後鄭遂南北兩屬子良曰與其來者可也鄭始終謀策只出於此

十有一年

癸亥

春王正月

夏楚子陳侯鄭伯盟于辰陵

杜元凱曰辰陵陳地潁川長平縣東南按長平故城
在今陳州西華縣東北○陳鄭當南北之衝楚之所
欲爭者也况楚莊方強憑陵尤甚陳鄭乃其所偏之
地則亦不待加兵而心已先畏矣所恃者晉霸有足
杖耳晉德不足以庇之則陳鄭有從楚而已辰陵之
盟其殆以晉爲不足恃乎故左氏載鄭子良之言曰
晉楚不務德而兵爭與其來者可也晉楚無信我安

得有信從楚之策蓋出於此餘見十二年楚子圍鄭
下黃震氏曰向惟陳服楚今鄭與陳同服楚長陵之
盟楚蓋得中國二諸侯矣

公孫歸父會齊人伐莒

莒自會溫之後未嘗與中國會盟侵伐况去晉甚遠
未嘗恃晉張洽氏以爲莒恃晉而不事齊故魯從齊
伐之非也蓋莒本小國僻處東夷文宣之間制在強
臣不能自保豈敢爭強於鄰國哉特以四年平郊之
故爲齊魯所憾耳魯旣伐之而取向矣然莒久背齊
益深齊怒歸父以取繹之故許爲齊役故又會伐焉

則此伐乃齊侯之意而歸父助成之也夫莒季佗爲弑君者所立蓋弱主也齊魯苟以大義致討必宜有以待其罪人者然魯宣齊惠身負此惡不足以聲大義斯亦脩忿凌弱之兵也夫豈義乎

秋晉侯會狄于欒函

攢函狄地其距晉遠矣晉侯於此無事焉而親來與狄爲會何也亦狄浸強晉欲圖之久矣恐狄爲聲援先離其黨耳此遠交之計也晉挾強霸之威不深致力於諸侯之事而志存圖狄將以服遠啓疆此非有自私自利之心者歟自後狄土闢而霸業衰君子於

此蓋有以先鑒其微矣

冬十月楚人殺陳夏徵舒

徵舒弑君本有邪說以文其事雖成公以子嗣立亦不知所以爲愍矣况於楚人素無禮義豈復知討賊乎特以孔寧儀行父奔愬於楚而徵舒方秉陳政欲奪其權故楚子假此示威而使國人往殺其實欲親入陳而先脅其衆耳左氏序此似謂其能討賊者則楚莊庶幾知義矣何其行事全無可觀耶故楚人之殺徵舒爲入陳計也非討賊也稱人者言其衆亂殺耳非歸於其君而正典刑者也然徵舒本負大惡殺

之亦足以快人心矣爲他國之人所殺是兩下相殺也故楚殺陳夏徵舒與蔡殺陳佗楚殺齊慶封陳孔奭晉使盜殺鄭公子駢公子發公孫輒皆不稱大夫丁亥楚子入陳

夷陵之盟陳雖從楚而楚子恐其有貳嘗有取陳之志故乘陳有亂親入其城蓋肆行強暴憑蔑中華而不信不足言矣書入陳者止於入耳左氏誤謂縣陳則遂附爲封陳之說而不知陳實未嘗滅也何封之有楚實未討賊也何取於未滅而書入乎故直書楚子入陳而義自見矣然使陳自此終不敢貳則所以

經理其國者已若一邑然謂入陳爲縣陳亦有以哉
納公孫寧儀行父于陳

公孫寧卽孔寧也儀氏行父名二子皆陳國卿也左
氏謂其通於夏氏未必有無但遇亂以出而經不書
奔則非有罪可知矣及旣至楚則遂爲莊王腹心故
殺徵舒而以儀行父代之使執國政陳之所以從楚
不貳者以二卿爲主於內也其賣國不忠失臣道矣
楚莊制陳國命而以縣鄙待之小知念神明之後者
肯如是哉孔寧儀行父不繫之陳以其從楚而絕於
陳故從畧耳或曰闕文也與文十四年晉納捷菑于

邾義同

十有二年

押

春葬陳靈公

葬例見昭十九年葬許悼公下

楚子圍鄭

圍鄭者本止於圍未入其國也自左氏附爲入自皇門至於達路之說世儒因之遂謂宋臧書圍則事亦可以不從實錄乎且楚之入陳本圖其國非其爲討賊也乃欲緣此併圍鄭之罪而減之是聖人論事不究人心術之微也其不至於長奸者幾希矣若以爲

退師與鄭爲盟其情可想則凡楚兵所加之國如此類者亦多矣何不悉從宋滅乎此理之難通者也故書圍鄭者直著其馮陵諸夏之罪耳鄭既與楚盟于辰陵矣楚又曷爲圍鄭邪蓋鄭用子良之謀與其來者而又微事于晉故也然則鄭之不信乃其累世相沿故智豈待子駟而後犧牲玉帛有二竟之待哉此非效死守國之道其得罪於晉而見侮于楚宜矣

夏六月乙卯晉荀林父帥師及楚子戰于邲晉師敗績邲鄭地在敖山之東衛雍之北大河之南今當爲滎澤河陰界上地一統志以爲在鄭州東六里非也○

及者兩相欲之辭而及之者爲主蓋晉不濟河則無此戰故書及在晉也當時楚勢橫行蔑視中國入陳圍鄭莫敢誰何晉雖救鄭而師出後期鄭旣服楚無及於事經不肯救可以見晉霸之怠矣及至于河衆皆欲返先穀懼晉失霸奮欲濟師雖或失於觀釁亦以效師武臣力之忠夫豈畏敵爲身謀者哉林父當元帥之任專閫外之權果知無及於鄭焉用勸民則下令三軍退而脩德雖先穀欲濟必不從也旣不能違師皆同濟則與衆一心焚舟誓死人人思奮不畏敵強况師據敖鄆地利先得亦豈遂無致勝之理而

何憂於敗乎乃從韓獻子分惡之言以避失屬亡師之罪謀之不忠孰大於是紀律不嚴師無成命人懷退志先備歸舟故楚師一薄而林父已不知所爲矣然則致此敗者豈可專諉於先穀哉春秋以林父主此戰而責有所歸矣

秋七月

冬十有二月戊寅楚子滅蕭

蕭宋之附庸楚雖滅之而不能有其地猶屬於宋觀定十一年辰佗驅地入蕭以叛猶爲宋地可知矣楚旣敗晉乘勝滅蕭其志將以脅宋也中國無霸而楚

人肆無忌憚遂至於此寧非有志經世者之所憂哉
○或曰臧當作伐

晉人宋人衛人曹人同盟于清丘

微者名姓不登於史冊故稱人左傳以爲卿不書非
也是時晉霸不振楚子入陳圍鄭晉荀林父亦爲其
所敗矣至是又臧蕭以脅宋宋與曹衛皆唇齒之國
猶欲推晉霸以爲主而晉方畏懾不能自強姑遣微
者以塞責以卑將而連三國之弱師何足以制楚哉
○杜元凱曰清丘衛地水經註曰在今東郡濮陽縣
東南三十里今按濮陽廢縣在開州西南

宋師伐陳

衛人救陳

宋既與晉盟于清丘以晉爲可恃也故爲之盡力以討陳夫晉本不德而陳爲楚所凌其從於楚而不貳亦其所不得已也宋乃爲晉而妄興大衆以伐之何足以服陳乎世未有攻其與國而不報者其謀國失圖甚矣衛人救陳恐速楚禍所慮在宋非爲陳也觀宋以師伐而衛以人救豈欲與宋敵哉其實不過解紛而已耳調停之術不得不然胡康侯猶以其叛盟爲惡則求之末節矣

春秋私考卷之二十終